說苑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立節

說苑
貴德
作者：劉向

復恩

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，其猶赤子乎！饑者則食之，寒者則衣之；將之養之，育之長之；惟恐其不至於大也。詩曰：「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」傳曰：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，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。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，不欲變民事，故不入邑中，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，陝間之人皆得其所。是故後世思而歌誄之，善之，故言之；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歌詠之。夫詩思然後積，積然後滿，滿然後發，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；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，甘棠之不伐也，政教惡乎不行！孔子曰：「吾於甘棠，見宗廟之敬也。」甚尊其人，必敬其位，順安萬物，古聖之道幾哉！仁人之德教也，誠惻隱於中，悃愊於內，不能已於其心；故其治天下也，如救溺人，見天下強陵弱，眾暴寡；幼孤羸露，死傷係虜，不忍其然，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，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，使民生於全育，烝庶安土，萬物熙熙，各樂其終，卒不遇，故睹麟而泣，哀道不行，德澤不洽，於是退作春秋，明素王之道，以示後人，恩施其惠，未嘗輟忘，是以百王尊之，志士法焉，誦其文章，傳今不絕，德及之也。詩曰：「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謀。」此之謂也。聖王布德施惠，非求報於百姓也；郊望禘嘗，非求報於鬼神也。山致其高，雲雨起焉；水致其深，蛟龍生焉；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。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，有隱行者必有昭名，古者溝防不修，水為人害，禹鑿龍門，闢伊闕，平治水土，使民得陸處；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遜，契教以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夫婦之辨，長幼之序；田野不修，民食不足，后稷教之，闢地墾草，糞土樹穀，令百姓家給人足；故三后之後，無不王者，

有陰德也。周室衰，禮義廢，孔子以三代之道，教導於後世，繼嗣至今不絕者，有隱行也。周頌曰：「豐年多黍多稌，亦有高廩，萬億及秭，為酒為醴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禮，降福孔偕。」禮記曰：「上牲損則用下牲，下牲損則祭不備物。」以其舛之為不樂也。故聖人之於天下也，譬猶一堂之上也，今有滿堂飲酒者，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，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；聖人之於天下也，譬猶一堂之上也，有一人不得其所，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。

魏武侯浮西河而下，中流顧謂吳起曰：「美哉乎！河山之固也，此魏國之寶也。」吳起對曰：「在德不在險。昔三苗氏左洞庭，右彭蠡，德義不修，而禹滅之；夏桀之居，左河濟，右太華，伊闕在其南，羊腸在其北，修政不仁，湯放之；殷紂之國，左孟門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太河經其南，修政不德，武王伐之。由此觀之，在德不在險。若君不修德，船中之人盡敵國也。」武侯曰：「善！」

武王克殷，召太公而問曰：「將奈其士眾何？」太公對曰：「臣聞愛其人者，兼屋上之烏；憎其人者，惡其餘胥；咸劉厥敵，使靡有餘，何如？」王曰：「不可。」太公出，邵公入，王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邵公對曰：「有罪者殺之，無罪者活之，何如？」王曰：「不可。」邵公出，周公入，王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周公曰：「使各居其宅，田其田，無變舊新，唯仁是親，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！」武王曰：「廣大乎，平天下矣。凡所以貴士君子者，以其仁而有德也！」

孔子曰：「里仁為美，擇不處仁，焉得智！」夫仁者，必恕然後行，行一不義，殺一無罪，雖以得高官大位，仁者不為也。夫大仁者，愛近以及遠，及其有所不諧，則虧小仁以就大仁。大仁者，恩及四海；小仁者，止於妻子。妻子者，以其知營利，以婦人之恩撫之，飾其內情，雕畫其偽，孰知其非真，雖當時蒙榮，然士君子以為大辱，故共工、驩兜、符里、鄧析，其智非無所識也，然而為聖王所誅者，以無德而苟利也。豎刁、易牙，毀體殺子以干利，卒為賊於齊。故人臣不仁，篡弒之亂生；人臣而仁，國治主榮；明主察焉，宗廟大寧，夫人臣猶貴仁，況於人主乎！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，湯武以積德有海土，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。孟子曰：「推恩足以及四海；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。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，善推其所有而已。」

晏子飲景公酒，令器必新，家老曰：「財不足，請斂於民。」晏子曰：「止。夫樂者，上下同之，故天子與天下，諸侯與境內，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，無有獨樂；今上樂其樂，下傷其費，是獨樂者也，不可。」

齊桓公北伐山戎氏，其道過燕，燕君逆而出境，桓公問管仲曰：「諸侯相逆固出境乎？」管仲曰：「非天子不出境。」桓公曰：「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，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，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。」諸侯聞之，皆朝於齊。詩云：「靖恭爾位，好是正直，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」此之謂也。

景公探爵觳，觳弱故反之，晏子聞之，不待請而入見，景公汗出惕然，晏子曰：「君胡為者也？」景公曰：「我採爵觳，觳弱故反之。」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：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。」景公曰：「寡人入探爵觳，觳弱故反之，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君探爵觳，觳弱故反之，是長幼也；吾君仁愛，禽獸之加焉，而況於人乎？此聖王之道也。」

景公睹嬰兒有乞於途者，公曰：「是無歸夫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君存何為無歸，使養之，可立而以聞。」

景公遊於壽宮，睹長年負薪而有饑色，公悲之，喟然嘆曰：「令吏養之。」晏子曰：「臣聞之，樂賢而哀不肖，守國之本也；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，治國之本也。」公笑有喜色。晏子曰：「聖王見賢以樂賢，見不肖以哀不肖；今請求老弱之不養，鰥寡之不室者，論而供秩焉。」景公曰：「諾。」於是老弱有養，鰥寡有室。

桓公之平陵，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，公問其故，對曰：「吾有子九人，家貧無以妻之，吾使傭而未返也。」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，管仲入見曰：「公之施惠不亦小矣。」公曰：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公待所見而施惠焉，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。」公曰：「若何？」管仲曰：「令國丈夫三十而室，女子十五而嫁。」

孝宣皇帝初即位，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，言尚德緩刑，其詞曰：「陛下初即至尊，與天合符，宜改前世之失，正始受之統，滌煩文，除民疾，存亡繼絕，以應天德，天下幸甚。臣聞往者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獄吏是也；昔秦之時，滅文學，好武勇，賤仁義之士，貴治獄之吏，正言謂之誹謗，謁過謂之妖言，故盛服先生，不用於世，忠良切言，皆鬱於胸，譽諛之聲，日滿於耳，虛美薰心，實禍蔽塞，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，無金革之危，饑寒之患，父子夫婦戮力安家，天下幸甚；然太平之未洽者，獄亂之也。夫獄天下之命，死者不可生，斷者不可屬，書曰：『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』今治獄吏則不然，上下相驅，以刻為明，深者獲公名，平者多後患；故治獄吏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，在人之死，是以死人之血，流離於市；被刑之徒，比肩而立，

大辟之計，歲以萬數，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。凡以是也。人情安則樂生，痛則思死，捶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；故囚人不勝痛，則飾誣詞以示之，吏治者利其然，則指道以明之，上奏恐卻，則鍛煉而周內之，蓋奏當之成，雖皋陶聽之，猶以為死有餘罪，何則？成鍊之者眾而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獄吏專為深刻，殘賊而無理，偷為一切，不顧國患，此世之大賊也，故俗語云：『畫地作獄，議不可入；刻本為吏，期不可對。』此皆疾吏之風，悲痛之辭也。故天下之患，莫深於獄，敗法亂政，離親塞道，莫甚乎治獄之吏，此臣所謂一尚存也。臣聞鳥穀之卵不毀，而後鳳凰集；誹謗之罪不誅，而後良言進，故傳曰：『山藪藏矣，川澤納污。』國君含垢，天之道也。臣昧死上聞，願陛下察誹謗，聽切言，開天下之口，廣箴諫之路，改亡秦之一失，遵文武之嘉德，省法制，寬刑罰，以廢煩獄；則太平之風可與於世，福履和樂，與天地無極，天下幸甚。」書奏，皇帝善之，後卒於臨淮太守。

晉平公春築臺，叔向曰：「不可。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，緩刑辟而趨民時；今春築臺，是奪民時也。夫德不施，則民不歸；刑不緩，則百姓愁。使不歸之民，役愁怨之百姓，而又奪其時，是重竭也；夫牧百姓，養育之而重竭之，豈所以安命安存，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！」平公曰：「善！」乃罷臺役。

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，天雨而不息，謂左右曰：「可無趨種乎？」尹鐸對曰：「公事急，厝種而懸之臺；夫雖欲趨種，不能得也。」簡子惕然，乃釋臺罷役曰：「我以臺為急，不如民之急也，民以不為臺，故知吾之愛也。」

中行獻子將伐鄭，范文子曰：「不可。得志於鄭，諸侯讎我，憂必滋長。」卻至又曰：「得鄭是兼國也，兼國則王，王者固多憂乎？」文子曰：「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，故無憂；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，故多憂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？」

季康子謂子游曰：「仁者愛人乎？」子游曰：「然。」「人亦愛之乎？」子游曰：「然。」康子曰：「鄭子產死，鄭人丈夫舍玦珮，婦人舍珠珥，夫婦巷哭，三月不聞竽琴之聲。仲尼之死，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？」子游曰：「譬子產之與夫子，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？浸水所及則生，不及則死，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，既以生，莫愛其賜，故曰：譬子產之與夫子也，猶浸水之與天雨乎？」

中行穆子圍鼓，鼓人有以城反者，不許，軍吏曰：「師徒不勤，可得城，奚故不受？」曰：「有以吾城反者，吾所甚惡也；人以城來，我獨奚好焉？賞所甚惡，有失賞也，若

所好何？不賞，是失信也，奚以示民？」鼓人又請降，使人視之，其民尚有食也，不聽，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，克鼓而反，不戮一人。

孔子之楚，有漁者獻魚甚強，孔子不受，獻魚者曰：「天暑遠市賣之不售，思欲棄之，不若獻之君子。」孔子再拜受，使弟子掃除將祭之，弟子曰：「夫人將棄之，今吾子將祭之，何也？」孔子曰：「
吾聞之，務施而不腐餘財者，聖人也，今受聖人之賜，可無祭乎？」

鄭伐宋，宋人將與戰，華元殺羊食士，其御羊斟不與焉，及戰，曰：「疇昔之羊羹，子為政；今日之事，我為政。」與華元馳入鄭師，宋人敗績。

楚王問莊辛曰：「君子之行奈何？」莊辛對曰：「居不為垣牆，人莫能毀傷；行不從周衛，人莫能暴君。此君子之行也。」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？對曰：「君子之富，假貸人不德也，不責也；其食飲人不使也，不役也；親戚愛之，眾人喜之，不肖者事之；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。此君子之富也。」楚王曰善。

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，東海下邳人也，其父號曰于公，為縣獄吏決曹掾；決獄平法，未嘗有所冤，郡中離文法者，于公所決，皆不敢隱情，東海郡中為于公生立祠，命曰于公祠。東海有孝婦，無子，少寡，養其姑甚謹，其姑欲嫁之，終不肯，其姑告鄰之人曰：「孝婦養我甚謹，我哀其無子，守寡日久，我老累丁壯奈何？」其後母自經死，母女告吏曰：「孝婦殺我母。」吏捕孝婦，孝婦辭不殺姑，吏欲毒治，孝婦自誣服，具獄以上府，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之孝聞，此不殺姑也，太守不聽，數爭不能得，於是于公辭疾去吏，太守竟殺孝婦。郡中枯旱三年，後太守至，卜求其故，于公曰：「孝婦不當死，前太守強殺之，咎當在此。」於是殺牛祭孝婦冢，太守以下自至焉，天立大雨，歲豐熟，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。于公築治廬舍，謂匠人曰：「為我高門，我治獄未嘗有所冤，我後世必有封者，令容高蓋駟馬車。」及子封為西平侯。

孟簡子相梁并衛，有罪而走齊，管仲迎而問之曰：「吾子相梁并衛之時，門下使者幾何人矣？」孟簡子曰：「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。」管仲曰：「今與幾何人來？」對曰：「臣與三人俱。」仲曰：「是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其一人父死無以葬，我為葬之；一人母死無以葬，亦為葬之；一人兄有獄，我為出之。是以得三人來。」管仲上車曰：「嗟茲乎！我窮必矣，吾不能以春風風人；吾不能以夏雨雨人，吾窮必矣。」

凡人之性，莫不欲善其德，然而不能為善德者，利敗之也；故君子羞言利名，言利名尚羞之，況居而求利者也。

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，春秋譏之；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，諸侯貪則大夫鄙，大夫鄙則庶人盜，上之變下，猶風之靡草也，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，下之為惡，尚不可止；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，濟上而行八佾，以此化於國人，國人安得不解於義，解於義而縱其欲，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，故其元年始書螟，言災將起，國家將亂云爾。

孫卿曰：「夫鬥者忘其身者也，忘其親者也，忘其君者也；行須臾之怒，而鬥終身之禍，然乃為之，是忘其身也；家室離散，親戚被戮，然乃為之，是忘其親也；君上之所致惡，刑法上所大禁也，然乃犯之，是忘其君也。今禽獸猶知近父母，不忘其親也；人而忘其身，內忘其親，上忘其君，是不若禽獸之仁也。凡鬥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，己誠是也，人誠非也，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；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，是人之所謂以狐亡補犬羊，身塗其炭，豈不過甚矣哉！以為智乎，則愚莫大焉；以為利乎，則害莫大焉；以為榮乎，則辱莫大焉；人之有鬥何哉？比之狂惑疾病乎，則不可面目人也，而好惡多同，人之鬥誠愚惑夫道者也。詩云：『式號式呼，俾晝作夜』，言鬥行也。」

子路持劍，孔子問曰：「由，安用此乎？」子路曰：「善，古者固以善之；不善，古者固以自衛。」孔子曰：「君子以忠為質，以仁為衛，不出環堵之內，而聞千里之外；不善以忠化寇，暴以仁圍，何必持劍乎？」子路曰：「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。」

樂羊為魏將，以攻中山，其子在中山，中山縣其子示樂羊，樂羊不為衰志，攻之愈急，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，樂羊食之盡一杯，中山見其誠也，不忍與之戰，果下之，遂為魏文侯開地，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。孟孫獵得麑，使秦西巴持歸，其母隨而鳴，秦西巴不忍，縱而與之，孟孫怒逐秦西巴，居一年召以為太子侍，左右曰：「夫秦巴有罪於君，今以為太子傅，何也？」孟孫曰：「夫以一麑而不忍，又將能忍吾子乎？故曰：『巧詐不如拙誠』，樂羊以有功而見疑，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；由仁與不仁也。」

智伯還自衛，三卿燕於藍臺，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，智果聞之諫曰：「主弗備難，難必至。」曰：「難將由我，我不為難，誰敢興之。」對曰：「異於是，夫郤氏有車轅之難，趙有孟姬之讒，欒有叔祁之訴，范中行有函冶之難，皆主之所知也。夏書有之曰：『一人三失，怨豈在明，不見是圖。』周書有之曰：『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。』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無大患；今主一謀而媿人君、相，又弗備，曰不敢興難，毋乃不可乎？嘻！

不可不懼，蚋蟻蜂蠆皆能害人，況君相乎？」不聽，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，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，遂滅智氏。

智襄子為室美，士茁夕焉，智伯曰：「室美矣夫！」對曰：「美則美矣，抑臣亦有懼也。」智伯曰：「何懼？」對曰：「臣以秉筆事君，記有之曰：高山浚源，不生草木，松柏之地，其土不肥，今土木勝，人臣懼其不安人也。」室成三年而智氏亡。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